蜀山·文学月报
2026年4月第4期
主编:杨献平 副主编:黎正明 徐 良

邮箱:sccys2018@163.com

新力量·对话青年作家 栏目

谈及青年写作和青春文学,我们总会联想到忧伤、迷茫、幻想、颓废等一些词语。一些青年作家困守于一个人的独白和关于青春的絮语与呓语,其创作也呈现出碎片化与悬浮之感。2003年出生的衡世敏,作为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她的小说创作以现实为底色,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生活的肌理,无论是市井巷陌氤氲的烟火气,家长里短的琐碎日常,还是青年内心的细微波澜,都在她的笔下被刻画得真实可感。本期,我们对话青年作家衡世敏,在她的文字里感知她敏感的生活触觉和别致的艺术表达——相较于传统现实主义叙事,衡世敏的书写呈现出一种现实之下、轻逸之上的美学特征。她擅长于烟火日常中捕捉微光,在平凡琐事里挖掘人性的温度,以对意象隐喻的巧妙处理,在一种轻盈的笔触中,消解现实人生的沉重,既让文字承载着现实的厚度,又赋予其诗意的轻盈。

对话衡世敏:现实之下,轻逸之上

个人简介

衡世敏,2003年生,四川成都人。现就读于四川大学。作品散见于《安徽文学》《青年作家》《四川文学》《西部》等。入选第四届"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

张语婷:世敏你好!近两年你佳作频出,多篇短篇小说接连发表,以蓬勃的创作活力与成熟的叙事笔触,显示出不可小觑的创作实力。但据知,你所修专业为英语,但你依旧怀揣对文学的热爱,持续深耕创作。请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文学缘起和创作之路?

衡世敏:我的文学之路始于我的母亲。儿时,她每晚都会给我讲睡前故事。后来自己会认字了,便开始独立阅读。母亲买了许多书,不仅限于儿童读物,还有奇幻文学、散文、诗歌等等。想必是当时打下的童子功,才让我长大之后能够娴熟地把握语言。我初中时便开始创作了,周记是我那时最喜欢的作业;拥有了自己的手机后,又沉迷于同人文学,也在网络上连载了一些作品,大概写了七十万字。现在反观,那时的作品很稚嫩,偶尔只是为了一碟醋包了一盘饺子。但也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写作中,自己的文笔慢慢成熟。

真正开始纯文学创作,是在大二那年。那时空闲时间较多,读了很多书,也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开始的创作之路是艰难的,许多投稿都石沉大海,这大概是所有新人的必经之路。后来一些作品有幸被编辑老师从邮箱里打捞起来,反复修改,并尝试新的题材和风格,渐渐走上正轨。虽然我所学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但本质还是和文学打交道。文学的本质是为了讲述故事、传递情感,我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涉猎更多的题材。

张语婷: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将"轻逸"视为文学的重要特质,主张以文学的轻逸之笔化解现实的沉重,让文字在举重若轻之间承载深刻的精神内核。读你的小说,也让我感受到这样一份"轻逸"之感。《第三只眼睛》《糖米》《一出好戏》《茶馆》《电影院》《马勇敢》等小说,虽不乏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苦难,却毫无刻意渲染,有一种穿越岁月蹉跎,藏在日常琐碎里的坚守与微光。你是如何建构起这种充满感性温度的书写方式,让文字既能承载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又能拥有打动人心的轻盈质感?

衡世敏:我觉得一部优秀的作品,首先得平衡"轻"与"重"。"重",体现在题材和整体的风格,现实主义作品多显厚重;而"轻",则表现在语言上,主要由作者把控。就像是一首歌曲,如果全部是重音或高潮,肯定不好听。必须有轻有重,有导入、高潮、架桥,才是悦耳之作。倘若文学作品的题材重,那么语言就得轻,得挖掘日常生活中的趣事或者使用生动的比喻,让读者在面对沉闷的现实时也能有一个气口来喘气。文学不仅是对于现实一五一十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表现人在面对如此现实时的抉择。人或许最终会失败,但其中抗争的勇气依旧令读者感动。作者的任务就在于对这种过程的挖掘。

张语婷:作家的书写绝大多数来源于现实经验。作为一名"00后"写作者,你的小说创作视野超越了年龄与阅历的局限,显得沉敛厚重。《第三只眼睛》是一篇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糖米》也细腻复刻了同一个年代物资匮乏,凭票兑换生产物资的温情故事。你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的题材?以及如何找到并在自己的小说里重现这些历史的记忆?

衡世敏:那个时代离我虽然遥远,但并不陌生。家里许多长辈都是知青,平日里他们也会讲述当年发生的事情。《第三只眼睛》和《糖米》两篇文章都取自家里人的亲身经历。最初只是饭桌上的闲谈,但是落入我的耳中,却成了可以挖掘的素材。通过聊天、询问,完整的故事浮出水面;再附以艺术加工,两篇文章便写成了。那个时代很艰苦,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能穿过一些艰难。

张语婷:卡尔维诺在论析现实的沉重与文学的轻逸时,以希腊神话柏修斯斩美杜莎的故事为喻——美杜莎的目光能将一切"石化",而柏修斯凭借有翼之鞋的轻盈、青铜盾牌的间接映照,既不回避现实,又不直面其沉重,最终成功斩下美杜莎的首级。你的小说《美杜莎的头发》也互文般地讲诉了一个关于当下网络暴力的现实故事。巧妙地是,你将一个社会事件中的粉色头发和虚构的妻子绿色头发关联起来,并借美杜莎之眼的凝视,来反思社会和人性的黑暗与深渊。你构思和书写这篇小说有受到相关启发吗?

衡世敏: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起初,只是如实描述现实,因而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人会认为,这种写法过于直接,缺少文学性。所以,我便开始丰富叙事层次,提升作品深度。这篇文章受到双重启发:一是对现实的关照,二是对神话的新解读。美杜莎的故事有不同版本,但广为流传的是柏修斯斩杀蛇女的英雄叙事。女性主义者将其解读为复仇和力量的象征,我因此产生灵感,将美杜莎嘶嘶作响的蛇作为现实的反抗。借用美杜莎的故事,映射现实,既能避免主题过于明显,也能在隐喻中书写现实。正如卡尔维诺描述的那样,既不回避现实,又不直面其沉重。《美杜莎的头发》是我现实主义书写的一次新尝试。之后,我也想挖掘更多神话、寓言,来反观现实。

张语婷:小说《换季》《苏小小之死》《马勇敢》《电影院》《蛋糕》等,均锚定女性视角,以女性为主体进行创作。虽然《美杜莎的头发》是一篇男性视角的小说,但文本中也有对性别议题的现实叩问,其标题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埃莱娜·西苏那篇被誉为"女性主义宣言"的经典文论《美杜莎的笑声》。关于当下如火如荼的新女性文学,你认为应当以何种质地的书写,来丰富新女性叙事?

衡世敏:长期以来,不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其他领域,女性都处于失声的状态,其作品也难以进入经典文学的殿堂。上个世纪以来,经过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女性的声音开始重新被听见,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品出现。对于当下的女性叙事,我认为,重新定义经典至关重要。目前主流文学仍然采取宏大视角、线性叙事,偏向硬朗的语言风格。与之相应,则是对其他风格的轻视。因此,我们更需要重新绘制优秀作品的标准,容纳更多的风格。其次,需要关注特殊的生活经验。传统的男性叙事关注公共领域的书写,但鲜少注意私人领域,更不提对家庭生活的描述。女性书写让那些隐形的家务劳动被看见,重构亲密关系,重写女性情谊,关注身体自主性,呈现公共领域的另一面。再者,女性形象也是女性书写中重要的一部分。主流叙事下的女性形象多是二分化,或沦为男性叙事的工具人。所以,我们需要书写更多有血有肉的女性。她们无需完美,但必须真实。除此之外,独特的写作风格也不可缺失。无论是意象化的语言、碎片化的结构、意识流的技巧,女性作者都应塑造属于自己的语言。正像西苏所言:"我写得上头,有太多话要讲,有太多东西要宣泄。而我不捂嘴,不想掩盖冲口而出的话。"那就让我们写吧,让我们笑吧!

张语婷:你的小说从标题到文本内核,都深具一种意象隐喻。无论是《第三只眼睛》,还是《美杜莎的头发》《蛋糕》,都巧妙地借日常而独特的物象来承载对现实的敏锐体察。亦或是《愤怒的土豆》,以平凡无奇的土豆来比喻普通青年的人生境遇——随意加工的土豆,看似毫无脾气、任人宰割,被削成片、切成条、炸成泥,却也有不甘与隐忍和愤怒。你怎么看待自己小说中的意象化书写?

衡世敏:我很关注小说中的物象。这可能和我喜欢看侦探悬疑小说有关。有这样一句笑谈,任何出现的物品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所以,我也格外在意小说中物象的作用。每一个物品都有其特殊性:它为什么出现?为什么被安排在这里,而不是别的地方?它的反复强调又有何功能?并且,日常生活也由无数的物品构成。人一睁眼,到晚上闭眼,都会使用无数的物品,有的甚至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中,令人难以察觉。事物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让它成为了巧妙的隐喻,例如,随处可见的土豆是年轻人的写照,蛋糕成为了成年的分割线。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所以,我也会特意关注食物的比喻。民以食为天,关于食物的意象化书写既能增加小说的生活气息,也能拉近读者的距离。

张语婷:小说之外,你也在写诗。对你来说,写诗和写小说是两种怎么样的状态?

衡世敏:可能是习惯所致,我写诗和写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诗是自然情感的流露,因而,我写诗很快,一气呵成,并且少做修改。但写小说需要谋篇布局,反复修改,偶尔一篇小说写了几个月还没有结尾。另外,写诗需要一个刺激点,所以我写诗的时候很少,但一旦开始写就会创作很多,不同时期的诗歌风格也完全不同。至于小说,我现在坚持每天写作一小时。不论写多还是写好,写新还是修改,都会强迫自己写。诗歌创作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的小说创作,例如我会格外关注意象、情感的自然流动。

张语婷:请谈一谈你现在的阅读,写作和生活。

衡世敏:我目前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英美文学和叙事学。因此,平日里会阅读大量外国文学、文学理论以及叙事学专著。尤其是叙事学研究,对我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一些灵感。偶尔,我也会刻意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来丰富自己的小说。课余时间,我会阅读女作家的作品,也关注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我也喜欢阅读侦探小说、同人文学。我时常感慨,网络是一片沃土,生养了许多新力量。闲暇的时候,我会重操旧业,随心所欲地创作同人文,暂时将自己从严肃文学的创作模式中抽离。

专题 主持人:杨献平

如何更好地发现和表达自我在某一瞬间的际遇,以及类似电光石火的情绪与某些触动,对诗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本质上是老天赏饭吃。但将写作的记忆和天赋等完全说成是个人的能力,其实是荒谬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就成了一种颇具神意的"天才"行为。

面对当下的诗歌,我总是在想,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呢?答案可能有很多种,但唯一的一点,即代入感与共情性。无论怎样的作品,总是吸引人、感染人、启发人的,也总是让人从文字当中看到另一个自己,或者看到一个新世界。它必须"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黄庭坚)。

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无法学会的一些东西。技巧再好,也不一定能够写出千古之作。

对于每个人而言,在尘世间的个人生活可谓左冲右突,其间不乏诡谲与无常,如何精确而又"神韵"地呈现和表达,这对于写作者来说始终是一个考验和逼迫。

卓兮是四川近年来优秀的新诗人之一,这组诗她写内心的冲突和生活中的某种不期然,尤其是她的《和谁在一起》《1901咖啡馆》传达的微妙之感,诗句清丽且富有张力。

未眠的小调(组诗)

□卓 兮

总是做梦

夜色露出睡眠的边缘
噩梦衍生的话题在光的围墙下
如此刺眼,以至于你不忍见她
种满蔷薇、编织困兽的荆棘

睡前咽下的一粒药
卡在似醒非醒之间
泪水迟疑,只等你
打开蔷薇色眼眶的决口

日复日,夜复夜
你往返在唯一通灵的路上
打散真实,又聚拢虚幻
而她永居在一扇半掩的门中
埋头拔着指头上蔷薇的小刺

你带来了语言的钥匙
还是安眠的药瓶,都没关系
你做梦的时候
她又种了一棵蔷薇

你知道

茶水已煮出微微的粉色
我想起你,从不会骗我
从茶的颜色到你的情绪
都是一样的味道,是清晨冷雨
也是慢火煎熬
你知道一个人受潮的良心
如何失去边界
规则坍塌,我向你的样子
又蔓延了一点
这一点是冬天瑟缩的骨朵
这一点压抑的春天。我想
你都知道,我想你,都知道

和谁在一起

拉上窗帘的格子间
阳光与灯同时熄灭
只有你在黑暗中亮着
每一个毛孔都闪烁星星
两条银河交汇涌起雪浪
只有一艘船停泊在光洁的额头
这是梦境重建的海域
冰峰可以柔软也可以坚硬
你和谁的影子融化在一起
眼神摇晃,听见四壁之间
时间的喘息

拜访

——读友人书

用今天的雨水读他昨天的诗
时间够了,降解自然发生

字里行间的锋芒切割现实的棱镜
照鉴自己是数个三角形的一条边
他是另一条。我们构成几何关系的稳定
读一条河约等于读他拧开的水龙头
读一座烂尾楼就是看他用月亮和落日
轮番缝补城乡结合部的创面

如果读到他嘴唇上有小芳的痕迹
就能捕捉到几只逗留指尖的蝴蝶
我想象她们不属于这个时代
或唐或宋,必有前朝的倩影

当我读懂他的一部分
他就成为我的一部分
清点所获——交底和托付
绝对大于字面意思

"嗯。阅读是一次对朋友的拜访
但写作是独自走入另一条歧途。"

争吵之后

说出就是损耗
语言仅表达了感觉的万分之一
偏差是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
这是我们的距离,穿插着几声
不可抑制的咳嗽

风一样吹过来,就过去了
不能这样。只能是踟蹰
在曲折中反复验证
两个人奔赴的方向

位移发生在日常。浅薄
比刀片更锋利,厚重
也是另一种压制
我们拥有伤害对方的武器而不自知

拥抱和交锋都是同一件事
永远没有胜利的时刻
只能各自败退
在同一个黑暗的房间
沉默着,舔对方的伤口

1901咖啡馆

《涅朵奇卡》融于台灯的微光
木楼梯老掉牙的呻吟中
她听出北京时间的针脚
细密的溃散,叶子一样
落在西安门大街

等待自带一种晦暗不明
披肩搭在沙发的背上
温暖是可见
不可感受的非切肤的氛围
咖啡和她一样,凉在冗长的祷告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提琴手
以天才自毁的旋律带着某种启示
西什库教堂的钟声敲响
这是另一种指引

熟悉的脚步声介于他们之间
领我在他们之间
架起餐桌,举杯饮下
一个盛大的,将逝的秋天

未眠的小调

是一把卷刃的刀,一条
废弃的绷带,一个明显的错误
还是你未说出的,唇边的徘徊

无所谓。寂静已经开始磨损身边的每
件事物
床、枕头、诗集、半截铅笔、戒指
以及手掌上即将成型的茧子

但时间仍是新的,你早已习惯了
忍受这单方面的作用力
房间陷入沉思,头脑却空白
(空,无知的充实,已知的厌倦
白,不代表纯洁、无辜)

夜色一次次拆散你的骨头
仍有人一次次压住你的头发

如果重来一次,你还能不能说出
完整而坚定的句子,再次领受
这无眠的裁决

本版责编:张语婷